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四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剝䷖坤下艮上　復䷗震下坤上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頼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于剝而善處于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　孫吳江曰龍

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牿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陽之來復不待于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潘雪松述曰卦之所以名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爲卦坤順而艮止故剝至四而極五能順而止之此一陽所以不盡剝窮上反而爲復也

剝不利有攸往

胡雲峰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一

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也天行也

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爲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逅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爲君子者悉爲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李隆山曰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

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吳因之曰柔變剛變字要說得淒凉光景言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爲陰而陽道幾無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十分要他順止故復申解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爲君子謀者無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　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

可往而大有爲也謹身曉遜巽言銜命不犯手不觸時
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爲世道計雖剝之時猶
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身
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　又曰順而
止之卦有此象小人方盛不可逆止彊亢激拂觸忤以
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程敬承曰反剝爲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
往靜以觀時有待而往也止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剝之時
世既無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
止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

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爲順天也剝以順止復以順行行卽從止裏養成端倪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胡仲虎曰消息盈虛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體天而已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約說曰山附於地惟其地厚則山可安否則剝矣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爲人上者觀此象故

厚養下民以固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潘雪松述曰

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山高絶於地令附地者明被

剝矣孔疏剝之爲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

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　蔡虛齋曰卦以下剝上

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彖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

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陸

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爲宅厚下所

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

爲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　吳因之曰厚下安宅剝之

道也剝至危至險字眼聖人於至危至險之中發出一

卧至安至穩盤石泰山之固的道理故安字要說得重正與剝字相反看　程敬承曰剝至危險矣厚下猶可以安則信乎國家以厚爲基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潘雪松述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爲安床以足爲安剝始自下故爲剝床以足陰自下進剝陽而先及其足漸至于身也蔑陸氏以爲削蔑也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剝初即滅下勢必至於蔑貞其凶可知此卦是據見成五陰剝上九一陽初六之剝都是剝上九　姚鳳梧曰在初猶爲剝陽之始雖未便遂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眖其道

而要之小人亦何利而爲此秖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蔑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　楊止菴曰蔑貞與㓕下㓕字不同蔑蔑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㓕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其消剛有不可測者故㓕下之爲凶也

洪覺山曰夫剝陰剝陽也陽不可剝故于剝之中有位陽近陽如六三六五之爲君子猶必取之重陽也近陽爲上位陽次也然而初六位陽也君子何以無取也初在於下陰德未勝剝至于五以漸而極皆初陰爲之故曰剝足㓕下咎其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傳曰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經繹曰床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辯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蔡虛齋曰未有與者於危之之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

程敬承曰剛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楊止菴曰謂爲未

有君子與之元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據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還當以未有小人黨與爲是

陽止菴曰二在剝全體之下未有一剛比應之與無以止柔之進故也大凡小人爲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遏止之進猶有忌憚而不敢肆縱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若六三之剝之有與故也上九之所以免於剝也未有云者言六二之所未有至六三而後有也蓋陽有與之不卜而僅能存一剛也聖人於此不許無與而曰未有與蓋不忍陰邪害正猶冀有以止之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潘雪松述曰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以无咎孔疏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遊失上下

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趙氏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胡氏曰所失者柔失乃所以爲得也曰无咎所以勸也　洪覺山曰三雖非中能位陽焉離衆應剛以不羣于上下之黨故无咎也何以不言吉也程子曰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處在无位之地于斯時也難乎免矣又安得吉　康凝菴曰象曰上下失可見一柔之力亦無如四陰何矣故止於无咎

剝三即復四復四之稱獨亦此意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剝床以足以辨而至于膚君子已罹及身之禍矣君子

既滅小人能獨存乎　或曰膚者牀之膚謂薦席也四當身處薦蓆即近身之處也身臥膚上剥膚則切近於身矣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五爲衆陰之長凡剥者皆其類也故雖體艮欲止而在下者將依以進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如貫魚之次第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二三四而以之者五也以宮人寵使均被恩眷此外無假借也如是何不利之有盖一陽在上羣陰所剥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以承陽則剥必

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剝　張雨若曰剝至於五極矣聖人不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盛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爲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聽陽易爲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亦以禍亂既成不得不重利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蔑貞之後一能委德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敬仲曰魚宫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寵宫人則无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潘雪松述曰此爻爲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不爲所剝有碩果不食之象果含生意碩果陽之實而在木末又爲上之象王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不見食也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也君子指上陽小人指五陰一陽以五陰爲輿蓋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爲廬蓋陰所天而處君子當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廬矣廬亦取

在上之義象吉艮爲果故上九碩果吳澂曰坤爲大輿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爲得輿也周宴曰艮爲廬象群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小人剝極無所容身之象也　劉牧之曰果不見食者葉爲之蔽上九不見食三五爲之蔽六三應上九而背失群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於一陽之功大矣　唐凝菴曰全乾剝而止于上之一爻不特全乾之元盡斂于是而再往爲復貞下起元亦于是乎發矣无窮生機咸在於此則此一爻之果乃艮之成終成始生生不已之

果也豈非碩大之果乎生機斷自不息安得而食諸

簡端曰樹至結果木之貞也貞而復元循環無端理則

然爾　孫淮海曰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

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

實皆在此仁之中復者復此仁耳此仁復而天地人之

道歸矣然非剥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剥之上九

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質卿曰碩果不食蓋天意所

生人不得而食之既不食必復生息盛大生息盛大而

君子得輿小人必失所安而剥其廬矣是雖剥其牀終

必得其輿其剥牀者乃自剥其廬歟象曰小人剥廬終

不可用也乃所以深警之也　楊止菴曰輿非一民所能行必衆民乃行載加載於其上也上以諸柔爲載諸柔在剝皆小人此曰民者向爲剝令能順五不爲剝故以民稱之蒙引所謂被五化葉不以小人稱者是也上九无諸柔則无所載故曰得輿諸柔无上九則無所庇

故曰剝廬

程子曰正道消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程敬承曰君子何以爲民所載也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　義林曰飛廉惡來之黨方

熾而四友十亂已産於周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炎而蕭
曹陵勃已生於漢世陽其可盡剝乎若小人則商鞅出
乎而无所含剝廬之慘何所逃乎
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
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姤之時乎
二之蔑貞其遯之時乎但以剝陽爲蔑貞不以位論矣
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而五以宮
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于觀四別取觀國之義而
于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于陽爲利焉至上九直象
之以不食之碩果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而爲柔者也聖人之慮殫于剝矣于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辨貞猶无恙可及止也如必蔑之爲快凶將在巳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巳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爲无咎何憚而不爲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敎之以斷也剝至于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爲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

曰无不利、聖人以牆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無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汝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敵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蓋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輿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總論蘇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繫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甚慮之已、是故於陽則象之曰林曰廬、謂其能安乎陰、於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

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與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床之餘終於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于天下爲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復 震下坤上

程傳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爲反善之義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

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之名義凡乾健坤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楊止菴曰蒙引曰張子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消矣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朱子以陽氣既往而來復夫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不窮豈假手既消之氣爲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蒙引又曰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而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關氣胷中一點無至哉言乎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群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反復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

趙汝楳曰陽自下而上則爲剝今由上反下復於其所故卦名復陽在剥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一元生生不息之理正會其時故無疾也五陰之朋咸來順之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陽之初復其氣甚微五陰方盛懼爲所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復者剛反

而復其道也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姤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遏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　張幼于曰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能順行故无疾也无咎即疇離祉意我若不順行用壯用罔則衆陽亦因壯罔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衆陽后事故曰咎　張雨若曰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來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

游讓溪曰七日來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比亨義爲大修舉廢隆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　蔡虛齋曰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于一陽復而已此彖詞總見陽復必亨反覆一亨字便了　王伯厚曰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

朋盍簪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彖言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爲止反遂成震爲動剛反卽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無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爲復之道也道者天運自然之道故曰反復其

道洪覺山曰反猶歸也猶言先出令歸歸其所原有者耳出入者反也反則復而亨矣朋來而動長也无疾无咎順行之謂也

程敬承曰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得伸倏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衆陰之怒者疾之不終無也或曰疾陰疾之也動震動有為之才順行順理以行也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向觀象以俟時令乘時以順動此乃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

之不以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

唐凝菴曰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剛日消此往則剛日長也張雨若曰此處稱天行又稱剛長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又從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盛之勢聖人不勝其喜而言之丘輔國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

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
也故利有攸往
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
長而至于純乾往之利也非以一反而遂已也此亦順
動所自致者曰順順天之行也　經繹曰乾大象首言
天行后屢言之蠱發之先後甲剝發之消息盈虛復發
之七日一以明易卦爻皆天行之分限節度巳焉深夫
張雨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聖人眞箇大明終始方纔
說得出來天地之心時時不息只就箇卒急看不出惟
在轉摺處看最見明白見字重發一剝就復可見天地

生生之妙若有心於其間故指以示人非謂他時不可見至此方可見也朱夫子答南軒先生云天地以生物爲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尚何以復生於內而闔闢之無窮乎此較本義尤明　唐凝菴曰何言乎天地之心也生生不已而已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機无後先无際斷

渾乎生生而不已何往非天地之心但欲見之則非此无由何着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機忽萌於黃鐘之宮此爲可見正見其生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　潘雪松述曰復者巳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巳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巳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卽入於无窮之門微矣哉　又曰復見天地之心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爲剝不復

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又曰天地有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復天地以冬至爲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爲復人心以旣迷而悟爲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復而能默握乎世道復治之機卦合天地人事而論至爻乃皆以人心

之復而言其義不可繹乎　雲峰胡氏曰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大抵剝盡便生如列子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曰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繫爲亨也　毛靜峯曰此與乃見天則句正好對看彼是從動極而靜處說此是從靜極而動處說動而靜者天地之義故曰則靜而動者天地之仁故曰心其實天之大德曰生義正所以爲仁也　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蘇子

瞻曰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潘雪松述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王註復者反本之名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卜子夏曰冬至陽潛動於地中也帝王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

朱子曰至日閉關正是于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都丹陽曰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

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日至之辰天地之元精初動而養之則凝擾之則散陽和之生意作萌而順之則成逆之則害唯安靜以俟其定則上而氣機閟下而土膏凝無復有壅閼乖戾以傷天地四時之和馳驟奔走以擾山川陵麓之性而陽氣固矣此王者一天人贊化育之術也　陸庸成曰冬至之日涸陰冱于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非聖人不能知而養之謂之至則反而來矣迎其眞脉培其天機外之關閉而吾心之出機併杜也商旅之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　象言閉關象坤之闔戶商

旅衆坤之象俞氏說如此震爲大塗商旅之路坤爲靜不行之象坤爲地方之象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洪覺山曰彖言陰陽之復爻言善惡之復復者陽也陽爲天理爲善故復之凶吉主陽也初陽根心未離乎體其有不善猶之日月之浮翳耳无根也是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偶然見于其念則必不有之于心不有之于心則不祇于悔矣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脩身以仁則毛髮甲爪俱爲仁體

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楊廷秀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卽復不遠而復也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　潘雪松述曰一陽震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爲復也剝於上則反於下故曰不遠復陽本天地生生之心剝而復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祇悔明初陽之復卽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吉之

先見者也故曰元吉　又曰復之初爻卽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下其體震動得正爲五陰之主此乾道由貞而元無斷無續无間可息故曰不遠復復而未甞有失也能默識此體吾心之復卽復天地之心一陽爲主形色皆天身有無不善者矣故象曰以修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末已

唐凝菴曰人身全是生機一有間斷身爲虚器矣不遠之復其生機渾乎无間而後成其爲身而后可以言脩

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焉卽成過矣微過卽覺覺卽神明如初

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微動於意而即復不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身也明乎修身當如此而修　沈德培曰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觀元吉之元伊川有據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紀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初復不遠二能順之以復其復也不勞休矣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象曰以下仁也王註陽爲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程敬承曰克巳復禮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下仁下

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夫子與子貢論為仁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休復之道也　廬中菴曰仁於復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此張南軒說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剛反之世柔不能競自二而上皆求復者也六三處震動之極過中失正困乃思復有頻復之象王註頻頻蹙之貌蹙而求復蓋徵聲發色而後喻改者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張雨若曰言復則失可見然聖人言復不言失者亦是從他好邊誘過來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潛雪松述曰四雖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爲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與衆俱行獨得所復者也故爲中行獨復之象復之所以爲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洪覺山曰中者五陰之中也四居陰中而能獨應初剛以從其道中行獨復之謂也然則從道與下仁異乎曰仁者得其心矣仁以道見然而得道者未必得其心也夫子所以不輕許人以仁者以此

纂言曰道所行之路從其故道還曰復剝六三乃復六

四二卦相變在剝失上下无咎在復取其獨復從道此二爻皆取應故也唐凝菴曰二與初近能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雖正應與初遠但見其率行之跡故謂之道震爲大塗有道象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罔應有悔然五位陽也體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自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考不遷於物不動於意進於不遠之復亦免於悔也中之可貴如此繫辭

曰復以自知此曰中以自考蓋亦庶幾矣

程敬承曰此卦以初之復爲主豈五獨能不待初而敦復耶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爲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居坤體之中乃中也有中德故能順初九之陽而復所以曰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成即初言身脩意也初曰无祇悔元吉五止曰无悔而已復顧不重初哉

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

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爲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爲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夬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爲君子地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
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遠是昏迷而
不知復者也彭山曰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爲復
六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之
象孔疏最復後是迷暗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眚
災者暗於復道必无福慶唯有眚災也程傳迷而求復
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
也十年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師敗君凶至於十
年而不復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彭山曰言十年者當
復之時无終迷之理十年之後猶可復也若以迷復爲

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息矣王汝中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吴草廬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復之凶不仁之甚者也或又曰反君道者五中以自考上六不中也

質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於復之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若迷於復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甚其辭耳

總論張曇東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

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

復繫詞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蘇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爲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眞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眞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爲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

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巳而後復禮格物而后致知夫惟內不見巳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爲庶幾也

无妄䷘ 震下 天上　大畜䷙ 天下 艮上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爲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爲時然二

卦以乾爲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
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爲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
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
故頤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爲上下終之以坎
離也

程傳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
則妄矣金賁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妄葢有所期望
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

按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有災
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喜卦詞其匪

正有眚則上九當之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震主初陽也震乾合體爲動以天

象言妄者二陰耦畫之者一陽奇畫之象陽一

在內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无妄之德也

趙汝楳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

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妄得不利于正乎不然

則眚從內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或問既无邪心何

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正理

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問史記作

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卻是妄

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胡雲峰曰其占元亨而

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

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

戒深矣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

復而无妄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

微震方動而二柔乘焉即妄之參也纔有妄便有害陽

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陸庸成曰无妄之卦心學之精也在復之後為大畜之基其精微之妙不獨下經之有咸艮也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而動於无心則實理之自然乃為无妄誠者天道也惟微者道心也太虛无我之境乃在一真自如之中復則不妄矣故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也此為主于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者也如雲聚空如塵蒙鏡雲消塵靜虛明自

在卽動而寂矣此有主者衆理自爲之役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撓之卽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爲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于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眞主方是道心而爲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爲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爲知命着一念焉卽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爲立命動一念焉卽爲巖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爲受命墮一念焉卽爲困窮歟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无妄而不可往非吾所謂无妄也无妄而不可以往

道心息矣生機絕矣天下舉睽而不合矣若以爲妄彼豈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爲无妄又曾不睹動徤感應之神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徤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爲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

實无所囘互而於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潘雪松述曰何如動以亨也動以正也何如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故曰天之命也明剛自外來者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自天降命也所謂无妄正而巳震動而歸之靜也匪正則失其貞靜之本體矣故有眚而於往不利无妄何以有匪正乎既巳无妄而更有所往動无所之動非正也妄也天命弗祐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　淮海曰朱子解无妄以爲

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理理即是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詞曰大亨利正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宅心之實也所謂正也動而徤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天之命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凶禍福之來无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亨矣凶與禍亦未嘗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正者天之命也　彖言卦以下爲內上爲外陽

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詞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剛在内　唐凝菴曰人之妄悉由於動惟動而徙則其動以天矣正什貞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四德也於臨言之取剛長也於无妄言之取剛動也長兼勢言動主理言皆天也故一則曰天道一則曰天命天不可違違天匪貞即匪亨故又曰消不久曰不利有攸往所以懼之使必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潘雪松述曰應言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

見萬物、皆无妄也、

胡雲峰曰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

陸庸成曰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无妄見萬物之理、然不震動、則伏者不可得而見也、育物必因其時、時而以茂對之、茂盛也、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爲主于内者也、内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育、先王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程敬承曰茂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爲主、茂者、一誠充積

之心有鬱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正剛之爲主於內者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在人爲最初一念所謂動以天者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

蘭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

程敬承曰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之正也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利順爲愉快也

汪咸池曰君子素位而行固不願外而行有不得者反求巳則亦有不安於心者在也无妄而往則在在可行何志之不得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胡雲峰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爲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爲亦有時可如此不煩作爲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　蔡虛齋曰六二非全无作爲只是言其始終一無計較也蓋六二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有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

邵國賢曰有所爲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爲而有所冀亦非无望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有此之謂无妄　蘇紫溪曰六二一爻本義解得極好學非无爲也然農夫之爲出於人力君子之爲順乎天機爲之以天即謂之无爲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則利有攸往則学甚着力見匪正決无利往之機也

潘雪松述曰陰虛故未富　敬仲曰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　淡德培曰人多爲富字所

惧心体裏潔潔淨淨滓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是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體　游讓溪曰无妄往吉乾道也不耕穫菑畬坤道也爲資不同而誠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　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罹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无故而罹也无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爲之必也

行人之與居人兩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烏得而避焉亦順受其正而已矣

潘雪松述曰象又以行人得牛明邑人之災理之所有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已也妄得之禍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潘雪松述曰卦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以乾體乘二陰之上而於初震之動无所係累不至于匪正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免于咎矣可之之云

者、因其以剛居柔而勉之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象自固有之也、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固有者、此所以爲可貞也、　唐凝菴曰於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念遷轉曾无停機此心也、如如不動眞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念遷轉而眞常終於不動、如如不動而遷轉更無停機、不可執往吉可貞相病也
程敬承曰上三爻貴靜、玩五之不可試、上九之不可行而四之不可有爲明矣、可貞斷主堅守其貞而勿動意、孫質菴曰凡物守不得便不爲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也、固守只是不爲、惟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卽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有妄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　又曰五爻本乾剛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中正曷爲而有疾耶以乾健在上震動於下動而未正剛而不中亦足爲五中正之疾此所以謂之无妄之疾若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剛之體與震動隔絶不通非一體之道而何以爲无妄之主哉

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卽疾非眞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无

妄之疾自當緣无妄而愈故曰勿藥有喜註疏藥攻有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程傳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戒在動動則妄矣　洪覺山曰其所謂疾者亦甚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所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言不可少有所用也　蔡氏曰所處既當則惟自信而已爻辭止云不必試而象復言不可試者所以爲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妄也

程敬承曰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彖止言匪正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行便匪正何其躁而不知處窮之道也夫无妄之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　唐凝菴曰三猶可諉其災於天上實造其眚於已　崔子鍾云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災疾眚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總論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

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眚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洪覺山曰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乎无妄而已矣

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脩固自以爲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

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僞滅性。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眚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无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 乾下艮上

程傳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

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趙氏曰大畜之義在已則爲畜德在人則爲養賢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下惟陽爲大亦惟陽爲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傳曰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爲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

大川之象

吳氏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无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爲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縱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强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効萬世不拔之業這都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象旨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仲虎曰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畜而不貞其畜也慱而寡要又

云陰始於巽巽陰之微也故曰小畜陽終於艮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艮畜乾貞巽畜乾悔也　梁孟敬曰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后能聚也故明德自知止能得所畜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爲小人之淵藪下之畜學也爲由學之小道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彭山曰剛徙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于中形于外自有不能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爲大也　王註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

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虚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鳶飛魚躍暗地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者日進一日之意道理本常新德則吾心之所得於道理者日用會新也

王伯厚曰大畜爲學貴爲文能止健而后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后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之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約說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輝光內剛健而外篤實輝光則其德日新也此蘊畜之大而正者也上體本坤上爻變而爲艮剛上也爲六五人君所尊尚尚賢也此畜養之大而正者也上艮止而下乾健又爲止健是能止强健之人而不縱其惡也此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大正皆釋大畜利貞之義象言賢謂陽尚賢五尊上九

之賢也

程敬承曰玩傳文能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

王註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莫之能也曰大正

蓋小畜巽陰畜陽非正大畜艮陽畜陽則正也　陸庸

成曰正无大小不必泥卦變卦體卦德之說分為三事

潘雪松述曰養賢承上文尚賢而言五能養賢與共天

祿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上九一剛屹然在卦之外非

尚賢之君隆師臣之禮彼豈肯受其養故言不家食吉

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尚賢也利涉大川大

畜養賢之功用也卦以上九為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

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二五剛柔之應、知此則知大畜之貞矣、洪覺山曰二爻在一陽下曰尚賢、二柔在三陽上、而能下應乎乾、故曰養賢、然亦惟其尚也斯所以爲養耳、傳曰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
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爲注厝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攖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眼風波倏

忽變化若令執泥之士拘古方按舊法而欲以濟非常之變非徒无益秪僨事耳此應天時行所以利涉之本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潘雪松述曰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　姜廷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无往而非積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中實有之也　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蘊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蘇氏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先厚其學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　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爲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　游讓溪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吳一源曰大舜有聞若決江河所聞者小所會者大孰謂山中所畜之天之爲小耶

程敬承曰易中无兩君子小畜之君子與大畜之君子

一也非懿文小而多識大也小過之君子與大過之君子一也非過恭儉哀小而不懼无悶大也聖人各因象取義君子亦隨時從道而已

六爻大意

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治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于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之意以明之初與二下之道也故止于人四與五上之道也故止人三下體之上上卦之終待時而動可行之道也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爲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爲義初懼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

通也。猶必以艱貞爲戒。外卦是爲畜者以止之爲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道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爲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嘆曰何天之衢亨通、至此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濟雪松述曰。大畜艮止畜乾健也。初以陽剛健體居下必上進者也。而當艮畜之初。利於已而不利於進。子夏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意近之矣。災謂艮山之阻。乾雖剛健。所遇山險。必不能通　汝吉曰初九

以微陽當畜之初剛德自勝潛體能下不犯災行止而止也　洪覺山曰不犯災者初自不犯之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輿象二在中有輹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則止象輿說輹自說其輹而不行也與而說輹時說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　汝吉曰

剛健自克內心寧極蓋中无怨尤而德以𢎞畜也自畜者善也與小畜之輻見說於四順逆蓋有間矣　蔡介夫曰小畜之所說者重久往之計也大畜之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朱漢上曰氣雄萬夫者或屈于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䝱之命說輹之意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潘雪松述曰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志合而從焉象良馬逐也馬非逐不行乾為良馬為行健九三得位而初二隨其後故曰逐蓋比德齊力並驟齊驅之

象以艮止在前未可輕進有利艱貞之象進毋傷易艱則不危進毋失正貞則獲安猶且日閑輿焉日閑衛焉特慮而不知備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象旨輿指二衛庇護之意指初九閑習熟也二剛同體日與習熟也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日討國人軍實而爲行計如是則不失其馳安行執道利往也夫 張氏曰二之輿說輹而不進三閑輿衛而不輕進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蘇子瞻曰三乾並[illegible]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

唐凝菴曰彖言利貞此曰利艱貞何也陽居健極勢不

可止猶欲止之其艱可知三力守其正故曰艱貞

按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日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爲上進之具也

異已者凡忌同志者非疑三與上同德勢不相畜而志適相合故得遂其進而利攸往　唐凝菴曰夫小畜之三至於反目大畜之三以爲合志何相反也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強之止大畜之三已受畜而上用之行故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喜而吉也王註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强爭所以大吉而有喜也　彭山曰童牛未角之時而即牿之牛習於牿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　胡雲峰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喜而吉

卜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備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矣　張

雨若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又曰上勞禁制下苦刑誅而後能畜卽使畜得終費周章處置此心有多少不自在處四止未形而元吉故有喜喜以已之一心言　沈德培曰不知其圖於未事之深心如何下苦功而乃今有此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

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要道矣象曰有慶邦國之福慶也然祝之禁於未發為稍后五所以不得稱元吉也　薛氏曰畜天下之徒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而已人莫不有見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噬者勢也豶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徒不爭畜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徒矣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

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蔡虛齋曰論爲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游讓溪曰四之童牿防其漸也五之豶豕探其本也厚生而有耻其施爲之道亦同歸耳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再詳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

四通八達无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川之意艮陽在上本上行也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虚入于无礙之門故象曰道大行也育之㪅行之大也艮爲徑路在上則天衢之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　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爲天道震爲行故道大行也　易述又曰畜以止爲義以養爲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輹止也閑輿衞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爲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鶩於天衢

之中其亨可知

吳因之曰乾是恁様剛健君非畜得絶好他豈肯爲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要想善畜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竟動不得内外之卦原是一意相承但體是乾聖人不欲十分說壞故不作強暴看口氣稍放得鬆活耳

總論馮文所曰大畜六爻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二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无違距皆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四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上處畜極則通剛明之

賢進无阻塞如往來于天衢也與之共濟天下之險則涉大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輹曰艱貞能以止爲進艮靜也曰牿牛曰豶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蘇紫溪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說輹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媺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者豈形驅勢格之哉

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緒、順之而自消、强制之功、逆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牿、必防其漸。豶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牿而厲二、以豶而脫四、以牿人者自牿。五以豶人者自豶。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爲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爲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頤䷚震下艮上　大過䷛巽下兑上

陸庸成曰震艮爲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虚故有頤之象巽兑爲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宫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趙汝楳曰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虚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屬故皆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下動上止故爲頤養則頤之義也頤養惟正則吉李子思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取養頤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張中溪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爲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吳因之曰觀頤者養得大中至正恰是天理當然之極略不差些子若略差一針頭便是不正了蓋差處只在毫釐分寸相遠處不啻霄壤薰蕕所以要觀頤口實如

飲食嗜好富貴爵祿等項凡在吾身上受用者俱是此皆恒情所係戀而不能割者若於此處脫然無累只把過而不有物來順應道理應付過去未嘗厭心于此亦未嘗羨心于彼這眞是見得透打得破洗得淨養得深故爲得正而吉大抵在口實上帶了一毫挂碍便不是貞略不着相畧不深着便是貞

潘雪松述曰口容止上九止體之成故得專順名震動有求義初動而凶故示之觀頤自求口實六爻總以由頤歸之於上此卦當以上九爲主按觀字自求字重有審擇意謂審擇其養之正不正也　孫吳江曰自求口

實只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不正

適所養亦爲累矣故又剔以示人　經繹曰學莫先於

自觀惟中虛乃能自觀自求自觀也言觀頤於自求口

實觀之

程敬承曰觀頤自求口實即孟子於已取之之意謂頤

之道在自求耳　趙汝楳曰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爲實

也外假則以動爲養不以止爲養失其正也故六爻之

義自養者吉求養於人者凶初二三動體毋論已雖四

五亦未免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

所謂以止爲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

在自求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而則字重看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潘雪松述曰頤主上下二陽言震陽在下動於衆順失養人之義則凶艮陽在上止於其所群陰皆由之以養則吉自養養人無二義也故觀其所養必於其自養者觀之自求口實頤之則也　耿開封曰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

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洪覺山曰何以爲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爲實也震一陽在下爲動爲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于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順也必虛中靜止无一毫忻羡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内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别無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敎人自求口實求口實不過就觀順中抽出言之耳始終重一貞字惟養之以貞則吉矣凡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

程敬承曰自養自字重順之道養巳以及人者正也今巳而徇人者妄也

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淪推出來便是無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于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爲大極言養道之大而賛之也　龜山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夫天地養物聖人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吉順之時

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金汝白曰雷潛山下靜養之義故爲頤動而能止所以爲慎言語節飲食之道　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爲德病者莫如言語與飲食君子法山止之象慎之節之　西山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

張中溪曰出而動者爲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入而動者爲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爲義　陳皐曰言語者禍福之幾飲食者康疾之由

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順苟禍患未免于身何以養人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羡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羡林肉

真西山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

六爻大意

經緯曰順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體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爲能養物陰

則斂之故卦主二陽爻爲養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王輔嗣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自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徐進齋曰靈龜以靜而爲養朶頤以動而爲養　李樂菴曰觀我者自他人言之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朶我之頤矣正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　洪覺山曰九以

陽實明智之德自養養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不能自知其貴與衆馳逐以朶頤於六四之應四以陰虛无實而又无所得焉徒自動頤垂涎朶朶焉爾矣故觀者設爲四之詞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咨之也　龜靈物取其靈智自象　薛氏曰養生者取其息決疑者取其兆貴内靈也　吳因之曰士人立身第一根本要在富貴爵祿上識得破走得過若此處一失脚人品卑汚直是无所容於天地之間故恒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頤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皆深戀而痛戒之詞

程敬承曰舍爾觀我與自求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敬承曰養以陽剛爲實二陰虛不能自養又居動體不能自止下則爲初九所動上則爲上九所動无一可者也故曰顚頤拂經又曰征凶何也頤之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是妄動而取凶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卽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之征凶正以行失其類也　程敬承曰二顚頤以求自養其心私

四顛頤以求養人其心公自養以无求於人爲潔妄求非正養人以不資於人爲慎求之專而繼則宜 洞庭芳曰養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潛室松述曰上爲正應三居震體求養於上本爲正理然履不得位行不得正而動於欲拂養正之義視二之拂經又或甚焉故曰貞凶而又甚之曰十年勿用无攸利

程敬承曰道者順道也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道宜靜而妄動則悖動極則大悖大悖故十年勿用　質卿曰拂順大悖乎順道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皆拂順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脩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兩爻凶禍至此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敬承曰上三爻皆取養人爲義六四何以顛頤而吉

也蓋初九陽剛足以養人四柔正與之應惟其所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而求非爲自養所以爲萬民養則雖顛而吉第恐下不專而求不繼耳故以虎之求養於外者象之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耽耽曰逐逐則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蓋必如是而養天下之責始盡也

吳因之曰人臣爲國養民多要下士之虛名鮮好賢之實願故曰下而專求而繼言其誠切而懇至也　纂言曰自養於内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故初九六四以

此二物爲象　參義云下頼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頼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蘇紫溪曰二顚順而凶四顚順而吉何也二徇人而喪已者也四舍巳而用人者也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徇人則爲欲心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爲道心顧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上施光見爲相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下有爲君養民者而君上之德施光於天下矣上指五艮有篤實輝光故曰施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
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以養天下君者養人
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
從於賢師傅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陰正也居貞而不變
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

程敬承曰程傳朱錄俱謂居貞爲守常涉川爲濟變蒙
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爲涉險試辞味之倚賴剛賢而
尚不可濟變耶況上九利涉大川豈順從上者而獨不
可也故斷從蒙引說爲是

潘雪松述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言六五之貞不在

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洪覺山曰居貞陰之道也拂經而謂之順從者其義則拂其道則順如太甲成王于伊周之事是也　仲虎曰五獨不言順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順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乘剛也六二亦拂頤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

唐凝菴曰六二拂經拂自養之經以動而求上故凶也六五拂經拂所養之經以靜而求上故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王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重大難副是以厲也兢惕不寧是以吉也爲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故象不什涉大川　趙汝楳曰順以止爲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順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乎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爲能養而爻初上二

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兢業之守利賴无窮

士當自養宜實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經繹曰卦二陽主養人初承順上由順動止德異故也

又養人下逆而上順　程竹山曰五曰不可涉大川則涉川者在上矣　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順之道也

潘雪松述曰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抵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積於心者甚微而理欲

之分吉凶之判所繫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殺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也程傳曰君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於人惟獨上九之養則取足于已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如此立意亦好

總論朱子曰頤卦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

吉

大過 ䷛ 巽下兌上

程傳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　彭山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名爲剛過但謂任重之過耳先儒以過之大與大事過爲二義則支甚矣　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　唐凝菴曰觀兩陽爻居陽者皆不利兩陽爻居陰者皆利其用柔可知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潘雪松述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乘弱故爲棟橈之象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强而兩端弱是以橈也棟橈則當修而卦才有可行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 胡金峯曰四陽居中過盛借意言時事之大耳非指人言上下二陰不是小人只是無能爲的力量擔當不起耳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也是安危倚伏

之機也天下重事非柔弱之才所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本末俱弱是旣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无橈乎蒙引曰棟橈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　陸庸成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沉潛內運爲巽其和順外宜爲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此大過之時所以大也否泰豐蹇之會皆由人造盈虛消息之數豈盡天行曰大矣哉惟身任其大者能知之

潘雪松曰陽爲大爲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消濟柔和平懐虛已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本末弱也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棟橈㽞也室以棟爲主棟橈室將傾焉此大剛則折之象也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橈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幾於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於麤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流於激亢惟說乃調於氣是過而不

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易述曰剛過而中則可立異而說行則可權

夏曾明曰剛過而中一段是聖人于過極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有可爲斡旋處利有攸往乃亨者難之之詞若曰如是則宜有所往乃得亨耳方獻夫曰或曰事既過矣可以謂之中乎曰過者過于正也正有不中者正也者常也中也者時也雖過於常而得時中聖人之所貴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質卿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凛

凛及其過也如此在卦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爲大過是大者過也看來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也甚易相勉而底於勤厲也則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斯其大矣哉

吳因之曰大過人之才就指着過而不過勿泛言大過之時事體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着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便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算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

乎大過之時。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

胡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爲之時也所謂才者指上爻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無其時不可過有其時無其才愈不可過也　楊元素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潘雪松述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沒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反爲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沒木而不能使之仆以其植根固也　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

不免有悶心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　質卿曰澤以說木者也而至於滅木過矣君子以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以尚同爲高而已則獨立雖遯於衆而不同於衆也獨立則謗議所叢矣仰叢之而亦不懼也人皆以適世爲能而已則遯世雖處於時而不耀於時也遯世則文質俱隱矣即隱之而亦无悶也此非以其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之依賴正在乎此　晦翁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小過自有小過時事如堯舜之揖

遯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豈是常人都做得
底事故曰大過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事之過不是尋
之過只是事之平常
程敬承曰大過之時君子所爲皆衆人所不能爲者誰
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爲皆衆人所不能知者誰
與共照者故曰遯世不懼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
中巽說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顧涇陽謂
小心之極方能放膽旨哉言乎又曰君子中道只是中
立不倚未嘗要獨立只是和而不流未嘗要遁世如此
云云亦處大過之時然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胡雲峰曰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柔本能慎在巽下尤能慎慎則不敗何咎之有　潘雪松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爲白故云藉用白茅　唐凝菴曰本雖弱而有弱之用何咎之有　易述象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爲藉善陰之辭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橈之

吳因之曰愼而無襪則意愼自是不可過也但當大過之時非過之道不足以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无咎或問卦取過而不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愼何也曰過於畏愼乃其所爲不過若縱事則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胡雲峰曰楊枯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洪覺山曰枯楊生稊近本也過而未極以近而與於初生道存焉生在陽也生於下則華於上華非枯楊之所宜有枯楊生華末之散也經繹曰過宜下不宜上陰宜少不宜老時也而生道歸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潛雪松述曰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為陰位九三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而末又弱安得

而不橈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象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九三過剛自用不可輔寧免橈折哉

虞翻曰本末弱故棟橈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也陽以陰爲輔也　又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末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烏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撓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

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西溪李氏曰下卦下虛故棟橈上卦下實故棟隆伊川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旣居四剛柔旣已得宜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是爲有它又曰卦之棟橈太柔則廢也三之棟橈太剛則折也經繹曰剛德時過宅柔用下下附巽主以安以藉象棟隆然不撓乎下吉也抑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　張爾旹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

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傳云不撓乎下不下繫於初也故有它則吝矣如此說是什有它吝非釋棟隆吉也易述曰初六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觀象玩詞何待註

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爻詞承九二言五陽之極以過二與
初枯楊之稊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爲老婦至是得
五五陽得位居中故象士夫

胡雲峰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
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
稱老婦得其士夫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
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可醜也

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爲主所得在陽
故有生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爲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

而何以可醜也洪覺山曰九五以剛居剛過而勸悅陰

反得而乘之爲老婦所得故可醜也

唐凝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蹈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至與二相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婦總之皆无生機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夂可醜非其咎也然無補于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機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强弱之分也

按无咎无譽重无譽一邊言雖无僨事之咎却无成事之譽楊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

或爲楊或爲棟棟木之强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二五近於本末故均爲木之弱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重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潘雪松述曰上六乃末弱易摇之地當諸陽過盛之時才力本柔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无救棟橈之凶王註志在救時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

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吳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之所不與也但死於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於過周公繫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張雨若曰此論是非不論成敗聖人所以勸忠義文天祥似之

程敬承曰初上二爻彖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愼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甘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總論丘建安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得其中而

已六爻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愼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之所謂大過者乃取於无過也或曰初六愼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爲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習坎 ䷜ 坎下坎上　離 ䷝ 離下離上

程傳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

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爲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无病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潘雪松述曰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內外二卦俱陷故名習坎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處坎中不亨矣維心而亨不爲其所陷也誠心而行則能出險而可嘉尚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坎以能出爲功也　薛氏

曰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眞險也習坎則遠近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眞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得以終免也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

按乾坤與離皆重卦名无重義此獨言之者危之也處險之道只宜實心寧耐而此卦陽實有孚之象有孚則

心亨矣亨者通而不塞之意　胡雲峯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胡雲峰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詞有孚之義也　盧中庵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流而不盈言流而不盈特為不失信張本盖

兄此違彼不至泛溢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不可如介夫以行險卽流不失信卽不盈說建安丘氏曰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可以出險若盈而[illegible]則溢水矣　潘雪松述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水流猶云洊主皆明重險之義流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中也水行險中不失其信此所以爲有孚也尙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　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象旨坎流水與兌澤盈科後進者異　游讓溪曰不失所期爲信有諸

已亦謂之信君子之有諸已而自期者道義之身信之謂也特循不變者其常也不幸而遇事變則正志蒙難慮善以動其信固不失也故即水以明有孚之義

章氏曰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故曰維心亨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唐凝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

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爲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剛雖爲正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

程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我如何語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心乎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陸庸成曰險非水

也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于其行險觀之夫世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可斲爲圜曲可矯而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乃水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得道者必觀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水之信惟内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難而不避以其内明者抱剛中而亨丘建安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王註天地以下莫不須

險也非用之常用之時也　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險之所以為大也　馮厚齋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卦全體水下水上下水自內之源而流出於外象存水出然爲卽自上而就於下曰至故曰水洊至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以之脩己以之教

人皆體習坎之道也　王龍溪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不厭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重坎象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大意

洪覺山曰六畫相值无所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爲本以能漸出爲尚以陰陽相比爲義　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

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下口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

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

坎坎中小穴旁入者爲窞入於坎窞險中之險也趙汝楳曰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

彖曰事无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初不中正失行險之道故象曰失道凶也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時位也　洪覺山曰失道者失

於入也坎以入爲失也或曰坎而又坎失其求出之路故曰失道

質卿曰坎之六爻初與上皆失道蓋處坎有道濟坎亦有道得其道即可出離失其道終於陷沒其道惟可要歸於行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約說曰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以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之深陷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蘇紫溪曰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程敬承曰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僅小得而已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

用之徒勞而已　趙汝楳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奈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亦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

矣

程敬承曰六三與初六同入坎窞而凶與勿用異者三居陽志剛亦既費心力以求出險之路特才柔力弱而无其功不若初之失道也故止言勿用而不言凶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張雨若曰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

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故无咎樽酒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且納約自牖時講只說得開君心之明而於本文約字及本義結字全无干涉是宜斟酌或疑既相濟矣又何用納約自牖不知相際者四之所以可約於五而約之之道則固不容不如是也　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虞翻曰坎爲納也四陰小故約貳用缶故納約自牖得

位承五故无咎象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締不由户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蓋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惟剛柔濟故得以朴忠實意自結於君從君心之所明者納誠以啓之而終无尤咎險可濟矣故卦中處險之道止四一爻盡之

蘇氏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質卿曰將恐將懼置余於懷詩人所以興歎四與五俱在坎中時危則勢必

相依是以剛柔自爾其相接剛柔一接形迹自忘故相
通之情超於薄物之外也
程敬承曰坎之納牖與暌之遇巷皆時艱也一則正應
而遇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无咎均焉不然爲曲
而枉險未必可濟暌未必得合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程敬承曰坎不盈舊説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
不盈爲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濫之象也天下之水行
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
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象旨祗依鄭作坻

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无咎也二五俱險陷之主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　楊止菴曰先儒曰天下之平莫平於水水平五陽剛中正之象也水以中正爲平平則不陷於險矣　朱子曰二五雖陷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故至於既平而后无咎也

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

而无其時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盧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阨於時勢而未得大有所施也　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傳云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繫之徽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上坎第三爻故又取象三歲　洪覺山曰三歲坎之數也困坎初六三歲不覿是也　張雨若曰此與初皆貴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經緯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伏焉其懼也夫

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

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總論蘇紫溪曰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於下此君臣相與以際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于險枕束於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德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有

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少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處之疢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途也險杌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覦覦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尤險也亦可慨夫

離☲☲ 離下離上

羅彝正曰離麗也明也取其一陰附於上下二陽則爲

麗也取其中虛象火象日則爲明也二離相重麗而復麗明而復明也　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　又云乾體不實而離爲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爲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開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又曰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姤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潘雪松述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爲離離本陰體麗陽之爲正中虛而明乃亨通也王註柔處內而履中正牝之善也外彊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　質卿曰離以麗爲義物之生也必有所麗陰必不能不麗於陽陽必爲陰所麗卦上下皆離是彼此相爲附依雖欲離之而不可得者程傳謂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惟貞則固故曰利貞亨　約說云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故以牝牛吉而曰畜

唐凝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爲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　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爲吉亨者有所托於彼吉者无所咎於我　隆山李氏曰乾坤陰陽之純故居卦首坎離陰陽之中故居卦中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坎藏天之動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造化

之妙不出乎此、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麗也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爲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

趙汝楳曰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道而已有形則不能无麗上則日月麗天下則百穀草木麗土大君成位乎兩間將何所麗亦正而已耳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

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蘇子瞻曰。火之爲物而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紀聞曰。賁以離爲下卦。既以化成天下。賁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贊焉。則化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

蘇子溪曰。麗正二字。已含利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

卦體以明之耳　項平菴曰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麗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是以二字緊承麗中正來明柔附木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　林次崖曰二兼中正五不正而亦言正者以中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潘雪松述曰陸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　薛敬軒曰明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王汝中曰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明之奇者其明孤而貫明之兩

者其明續而乂兩明明明明繼照于四方明明德於天下也洹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蔽之之況四方之遠乎

洪覺山曰明兩作爲離離不必兩作也以繼明之義言之耳繼續其明緝熈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无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

經繹曰大象傳惟離言大人以心知化而天耳　開封耿氏曰彖言二五君臣故曰重明象言兩作皆君故曰繼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曰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　蔡虛齋曰敬以辟咎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

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今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邪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不黷武者矣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按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於君故稱離離而得臣

道之中、故稱黃離、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於躁、即所謂明而得中者也、　章氏曰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象曰二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持以得中道許之

王註居中得位、以柔居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得中就是黃離、非謂黃離在外、得中在心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潘雪松述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九三爲過中而昃王註處下離之中明在將沒故爲日昃之離　彭山曰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爲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養志无爲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八十曰耋日此不反謂之大耋理齋曰何可久也正言其爲天運之常而不可爲也又云人之老不以生爲樂則以死爲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

蘇子瞻曰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

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吳因之曰昔韓信已俘齊王而封淮侯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常守分而欝欝不平卒以取禍正類此爻之義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離之繼明火之重災也以陽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如其氣燄焚如殆必至死如棄如後已

所以象曰无所容也言必死棄也四承六五柔中之主其剛躁陵爍之氣肆无所忌以迫至尊承上若此逆德也天下誰能容之

洪覺山曰泉翁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死而棄然後足以語禍惡之極而見其无所容　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於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

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蔡虛齋曰柔麗乎中、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非不正況又迫於上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已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故憂懼之甚、所以憂懼者、恐不保其位也、然危若使平、終得保其位而吉矣、離王公即是古言以憂懼而得離乎王公之位也。 經繹曰夫王公

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程敬承曰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者　洪覺山曰坎之善在行故五以上出而不盈麗之善在止故五以上離而憂畏義各有攸當耳泉翁曰古者未必稱德言王公之位則德可知　仲虎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加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

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潘雪松述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愾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旨五爲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　彭山曰折謂斷折而服之也斷折其爲首之人而不濫及其協從之衆也　仲虎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爲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爲甲胄爲兵戈

征之所資　蘇子瞻曰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而惟上九離人不離於人故其位爲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其所離矣而有亂群者焉則王之所征也　王註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　吳因之曰協從罔治用威而得正卒亦不失夫畜牝牛之意云易述曰醜有二義老婦士夫可醜負且乘亦可醜二醜爲羞辱離獲匪其醜漸離羣醜二醜爲朋類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

小役大弱役强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程敬承曰重明麗正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

總論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爲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爲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於進四急於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

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經繹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爲誠爲明上終經焉象人中天地之功於二經爲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離之中末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之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地交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於理性无已遠乎